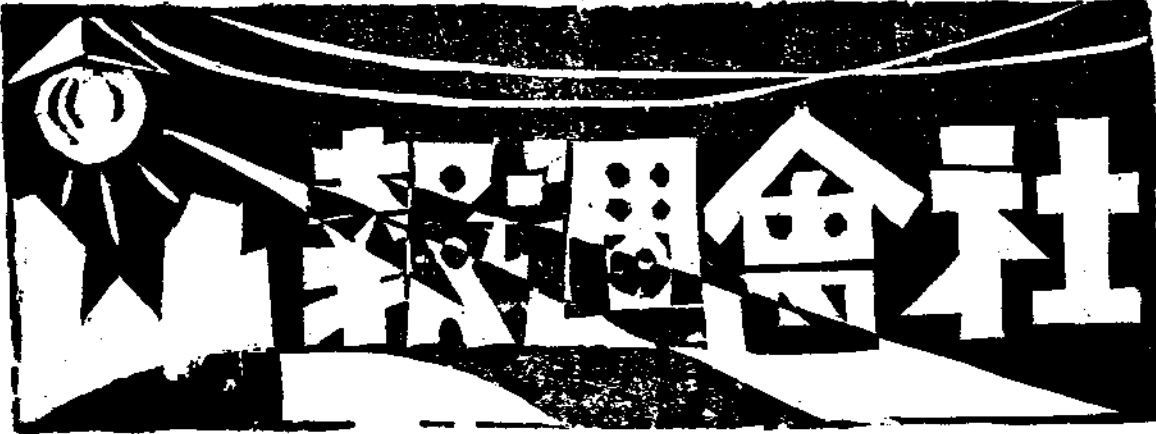


FC 16 1932

每星期三出版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

通郵局：北平四馬路三號十九號



第十六期

注 本刊新年特大號徵文 本刊預定全年大洋一  
意 啟事詳見本期第四頁 元半年六角每份三分

### 社談

## 提起了斯拉夫民族

中華民族的確是古老了，然而這所謂「古老」，乃是年蒼高邁，老朽昏庸的簡語，而不是用以自尊的徽號。此是題外的話，暫且不表，現在所談的，是我們現在要提起了斯拉夫民族！

斯拉夫民族的份子，其普遍的唯一的精精神，只有「苦幹」二字。因為他們能腳踏實地的「苦幹」，所以能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，能實現了他們的社會主義，使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份子，起了敬仰或畏懼！

要假定一九三六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話，在遠東的中國之「九一八」事件，不能不算是序幕吧？而在中間最活躍的國家，自然是日本與蘇俄。

在蘇俄方面，她不但完成了五年計劃，而且更進一步的要實現第二次五年計劃。她不只使向來反對她的國家一起了敬畏，並且還要利用她們，使她們分裂或孤立。這可以說是超出了蘇維埃政府所預料的事！

你看他們的外交手段有多麼靈活而毒辣呢？李維諾夫不但是實現了俄美的邦交之恢復，並且更進而要和共產黨的死敵——法西斯黨，進行判談。這件事，在最近又實現了。

從現在國際的情勢上看來，以暴力自翊的

### 本期要目

- 計 提起了斯拉夫民族
- 論 誰將送了十九路軍
- 著 國際政局的轉變 (一)
- 英倫領袖和天才
- 社會新聞
- 學力不足的李烈鈞
- 與說國貨捐
- 省多好坐官
- 善轉可算真誠麼
- 通 再論槍桿問題
- 文 權球的遊戲 (一)
- 二討債 (續)
- 丁玲沒有死了

沈村

吳

吳

吳

吳

吳

日本帝國主義是陷于孤立的，顯然地處于危險的地位。所謂「寡不敵衆」，「衆叛親離」，這話快要應驗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身上！

我們且不要羨慕人家的成功吧，

我們應反求諸己，把中華民族建國的精神發揚起來，復興我們的民族！否則自然淘汰的進化公例，恐怕不能把我們作了例外？

## 誰葬送了十九路軍

自從上海「一二八」之役發生以來，因為十九路軍士兵的忠于救國救民族的犧牲，贏得了民衆的信仰與贊許，而蔣（光鼐）、蔡（廷楷），以及翁照垣等的地位，亦因以提高。但是，所有十九路軍的榮譽，是由于許多忠勇的士兵的血肉換來的。這種功績，凡稍有良心的人，絕對不會據爲己有，即所謂：「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力」的。可是在事實上，這種不幸的預料，已竟實現了。

因為有過去的十九路軍許多英勇的士兵奮鬥，所以能振奮民氣，加強民族自信力，而博得民族英雄的榮譽，然而這自然不能說是蔣蔡諸人個人的力量。全國民衆所以推崇，贊許，

蔣蔡諸人者，也是因為是崇拜他們是十九路軍的代表人物的原故。

但是蔣蔡諸人，既以士兵們的血肉，換取了榮譽，而造成了個人的地位，當然更不惜十九路軍全軍士兵的生命與光榮的歷史，去作反叛黨國，剝削民衆的勾當，直到閩變發生，果然把過去十九路軍的光榮，一朝通統拋棄了！

現在福建老百姓有：「聞君來閩，歡天喜地！君既來閩，翻天覆地！倘君離閩，謝天謝地！」的諺語，這已表示了民衆的離心，與切齒痛恨之表現了，令人不得不喊出「打倒新軍閩」的口號！



社會新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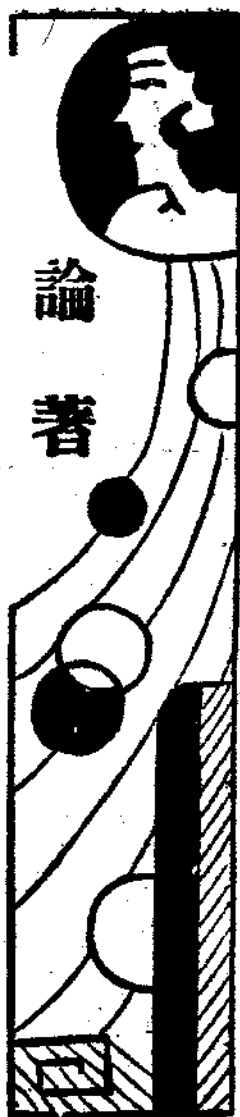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「學力不足」的李烈鈞

寄寓滬上之中委李烈鈞，早贊成閩方反對國民黨中央的一備，初不料閩方乾脆地實行宣言脫黨叛國。這好比給老臉上一巴掌，打得不過氣來。最近他又發表談話，很自謙地說：「余言行向有定循，但學力不足，承世人指教，深所願聞……」。此雖屬李先生之一時的謙辭，但亦事實勝于雄辯。否則，李先生以中委的資格，絕對不能說出小黨員們所不能說的話了。

（反抗）

### 異哉國貨捐

晉綏綏靖主任爲徵征暴徵起見，特于最近征收一種「國貨捐」，凡各機關職員於每月薪俸內，必須扣除國貨捐十分之二。查山西各機關職員薪俸，有的按八成發給，有的按七成發



論著

# 國際政局的轉變

杉村陽太郎作  
王長富譯

記者按：此文是殺害我們民族的敵國人的文字，係友人王君譯自日本雄辯會所出版的雄辯雜誌的論文。原作者為日本全權公使杉村陽太郎博士。在這篇文字裏，記者以為值得吾國政府與人民所應注意者有兩點：第一是「自主外交」的認識；第二是「真誠團結」的問題。關於這兩點，本文作者曾怎樣地忠告他本國（日本）的政府與人民呢？讀者從本文裏自會曉得的。但是，這種吾國內的情形怎樣呢？國人該有如何的警惕？我們應該自己想想！

## 舞臺一轉

世界的大勢，是一時一刻的急轉

，國際聯盟所議決不合理的，不公正的勸告，示於日本當局，已是四個餘月，此間在德則有希特拉的躍進，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在羅馬與英國外相麥克唐那的會見，麥克唐那在華盛頓與美大總統羅斯福的會談，在法國更與嚇里歐的接見，因之國際舞臺為之一轉，中日事件漸與國際政局相近。國際聯盟對於破壞遠東和平的中日事件，欲下一相當的應付策，雖然是不滿，可是沒有其他的力量，中國是負者，是維持和平的，怎樣訴諸於國際，對於不景氣的今日，結果是不能喚起世界的同情。

總觀世界，關於中日事件，如果英美沒有餘力，或者是不發生其他的

一般小職員已不易維持生計，今更變本加厲，另徵收十分之二的「國貨捐」，於是嗚呼「小職員倒毒」國皇帝發財！」的口號云。（廣）

## 省多好坐官

閩方政府，于日前討論省制，決議將福建一省，劃分為「閩海」，「閩上」，「泉海」，「龍潭」四省，並每省各設「正副省長」各一，這自然可以按捺八個省長。如果中國人民，真個地要實行建設起這種「人民政府」來，全中國該有多少省長呢？這恐怕第三黨，社民黨……的份子，個個都要有高官可坐了！這樣的利慾動心，怪不得要宣言脫黨並要推翻中華民國呢。（笑談）

## 魯韓可算真徹底

可憐一般無家可歸的乞兒及失業羣衆，本來素常的生活即發生很大的問題，再遇住倒毒的嚴冬更其要命，自然他們為延續他們的生命起見，自然不擇手段要去生活去，因此社會上

變動，中日事件能有休談的狀態。就世界政局的轉換，從形勢的推移看來，即是日本對國際對策樹立的時期，同時頑固的結局，誤了日本國的前途。過者已矣，在未來上着眼，現在即是計劃國際對策適當的佳期。使遠東得到政治的，經濟的優點，而他方面還不要忽視了世界的動靜。

按世界現下的趨勢，注重大陸本位及海軍本位，經濟立國，門戶開放，機會均等——這乃是傳統的對外政策，勿論何國以之求世界萬邦的友愛則可，以之為立國大計則不可。今日的國際關係，處於密接而又複雜的時代，必須要看得清楚世界縱橫關係的關係。勿論現下國際問題的如何解決，均以歐美大勢為背景，不可不曉得。

### 自主外交的本體

中國最近聲明外交自主。為屬國的不必提，苟為獨立主權國，他的外交當然是自主的。我想，提倡自主外交的，恐怕是反對追從外交和退嬰外交吧。若是只知己國情形，而不知其

他獨立主權國的狀況，其存在及利益的茫然，如是的外交更無從說起。其他如因神聖的國際協約，對於自國不利的地方，而破壞這種約定，是最無軌道外交的表示。排斥互讓和妥協，更忘了共存共榮的大義，這種苟且蠻橫的外交，結果必陷於孤立的地步。

自主外交的聲明，乃是弱國反對強國的叫吼，如同受專制壓迫下的民衆一般。趨向於自由解放似的。觀察今日日本所唱的自主外交的本質，其本體乃是對英美。他是指導外交上的方針。如同華盛頓會議，倫敦會議，對英美結合壓迫的反抗。其他如人種差別問題，和關於中國問題等，而於英美之不公平論斷不滿的表示，因而發生。為正義而反抗英美兩國間的結合，同時還尊重日本民族的自尊心，對於這事的根本主張，全國民衆都是一致讚同的。更不能忘的乃是英美結合同德意志的戰爭。英美的結合——即是致德國被包圍而大敗的根因——世

難免有倏，竊，搶的事實發生。近聞韓主席鑒於濟南的乞丐兒多，特派兵士用鋼甲車乾脆地一齊送出魯境北至德州以北，南至棗莊以南，令其自謀生路，聞經過三次運輸，濟南市乞丐已經絕跡。而同時那般可憐蟲凍餓的痛苦，甚至至於死，那是再沒有什麼人去聞問的。我們除對魯韓的澈底辦法（？）欽佩得五體投地外，不敢再說別的。  
(長風)

本刊新年特大號徵文啟事

本刊擬出新年特大號，特提出下列各題，廣徵偉論。尚希熱心之士，惠賜佳作不勝企盼！

- (一) 一年來的國際現狀
  - (二) 一年來的外交與內政
  - (三) 一年抗日救國的總檢討
  - (四) 一年來抗日聲中的民族意識
  - (五) 一年來之各黨派的狀況
  - (六) 一年來的中國文壇
- 此項徵文，每篇報酬，自五元至三十元，至多以五千字為原則。

界大戰的經驗不要忘了。

日本如果要行至大的正義，定是先培養實力，培養實力，必須具有內心的覺悟。所說的內心覺悟，並不是很簡單的抽象的，而是實際上的準備，即是在國際間獲得實際的地位。得到這實際的同準備之後，不用招架，自然就有力量與光的發現。若是沒有這些準備，而一味的空談騷動，結果必歸於失敗。

### 獻給希特拉

對外政策同對內政策，他的本質是相對的，而不是絕對的。若是獨裁政治家與多數黨的政治家時，對於國內政治有進行順利的希望，可是以之對外則不能行出去，必須改變其方針。德意志前外相斯得列宰曼曾說：「德國的外交方針，對英，美，法，蘇維埃，荷蘭等，都是看對方的情形如何而時時變動的，並不是固定的。雖然看對方而下動策，可是其根本的大方針是決定的。」試看斯得列宰曼的對外政策——「方按照國際的協調，

而謀恢復祖國的元氣，他方面順追潮流而步步在國運發展上着眼。終將一九二四年由美國及各協約國會議於巴黎，所產生的道威斯計劃的議案解決。對內將前代未聞的破壞施以救濟，而對外開關英美輸入的措置，因此德國營業界得以有豫期的活動呈現。按照老卡魯奴協定，融和敵方感情，對法而放棄了哈魯沙市老林因定來因河畔的和平，他方面對荷蘭則斷然而取消波蘭迴應問題。次之則參加國際聯盟而恢復大國的地位，更為和平的交涉而得到最大的發言權，又為成具體的德法經濟協約，而與法前外相白里安相會見。再則為擇取鹽古案，而參加訂正賠償問題的本質，終將祖國德意志恢復起來，固有的名譽因之再發揚於世界。

反對黨之一政客，即在此時而迫間斯得列宰曼說：「以何種原故而放棄了哈魯沙市老林？急速變更這不名譽的新國境，廢除委任統治權，而同時要擴張軍備。」

「君的真誠的意志，我極表同情，可是若真的那樣作下去，恐怕是只給彼國以最大的刺激外，關於問題的解決上定是徒然。君之所抱之主張，在德國實力養成後，而能貫徹自國的主張時，或者能有行施的可能」。斯得列宰曼更勵聲而言曰：「諸君，我們德國人要做他國所不能作的，走向他國人民所不能到的地方，要比他國人更有優良的努力，倘若是這樣去開拓祖國運命的話，我們可以期待恢復我德國的國運和向前發展。成功的秘訣在於繼續努力。繼續努力！」

前外相與今首相希特拉的方針，兩相比較，結果目的是彼此相同的，可是所進行的方面確是相反的。斯得列宰曼是相對的，而今首相希特拉是與其反對的。看來希特拉的言辭的是雄壯，而所行的確是豪華燦爛，恰與莫索里尼相同。可是有識者現在作如何的評判呢？都是憂慮希特拉的話！莫索里尼對於高魯爾問題的蹉跌，而希特拉遂之又重蹈莫索里尼的失

敗，好，可是……事實上以德國現有的實力，而對抗英美法的結合，德國恐還要踏世界大戰的覆轍，不知希特拉作如何的打算。我想希特拉若真

正期望再建祖國的話，必須行其先輩斯德列宰曼的計劃，並如以自勵方可。

(未完)

## 英雄領袖和天才

沈父

曾有人迷戀着英雄，曾有人憧憬着領袖，另外又有些人，他們自以為是天才；或者，也被一般人所承認。但本刊上期有客霧君和記者先生討論槍殺的問題，都非常痛恨地咒罵：「英雄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，」這是我們每個人在目前應持的態度。同時使我聯想起：「英雄，領袖和天才。」來茲將所見，寫在下面。既歡迎討論，亦願接受誠懇的批評。

秦始皇，漢武帝和成吉思汗，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。亞力山大，拿破倫和華盛頓是西洋史上的英雄。領導蘇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列寧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孫中山，以及倡導不合作主義的英運動的印度甘地，同樣的被認為「世史上的英雄。他們都做

過驚天動地偉大的事業，許多人都因此而得到較優裕較安適的生活，所以他們能夠得到大眾始終的擁護，同時，他們也因此做出了更多大眾有利

益的事業。這就是就已成功者所說的話。反之：有多少英雄，他們是歸於失敗了。拿破倫之被放於愛爾巴島，維廉二世之被迫為平民，他們立刻都變成光桿子，死水般的靜待死神的招還。即使他們（失敗的英雄，）還在呼吸動作的活着，但時代已開除了他們的名額，歷史已判處了他們的死刑。不過等於幾架造糞的機器而已，在這時代永不會有什麼作爲了。

在此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：一般人所羨慕景仰的英雄，不過是時代的產物，也就是常說的「時事造英雄」。

他所成功的事業，並非單是他一個人的力量，而是在大眾對某事共同的請求下，湊準那個機會，無遠他的助力，變爲成功某事的激力罷了。至於「英雄造時事」，那顯然是大眾對於時代的推進。假定請英雄離開了他所領導下的大眾，他對時代無大影響，必一如我們這些平凡的人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

下來說到領袖，上面所舉的英雄，大概都是領袖，他們間的區別：是爲領袖的中間，固然有些英雄，但英雄却未必個個都須爲領袖。政治舞台下，監獄刑場裡，會犧牲消滅過多少不能適應此現今的社會制度，追求他們未來的高尚理想的英雄們。爲大衆利益而奮鬥，爲人類幸福的現實而努力的人們，往往遭當時統治者的慘殺，這就是被後人尊稱爲烈士先覺的。

聽說：「在一九一七蘇聯大革命的時期：紅軍所到的地方，農當地的資本家，地主，官僚，政客等凡屬於

剝削階級的人們，同統逮捕起來。跪在紅軍總司令托洛斯基的面前，他連眼也不待睜，只抬起腿來，在跪得挨近他的一個頭上，用足一踢。這一大批人，立刻就被拉出去砍掉頭顱了。——既快意，又威風！無怪許多青年的腦海裡，裝滿了什麼什麼的領袖。

再就中國現有的情形說：凡做大領袖者，出必飛機，專車花車，儘管是辦私事，亦可坐院部裏，府裡，廳裡，公備的汽車。食必山珍海錯，尚嫌不足，如果仍用舊眼光看待女子，那麼，做領袖的，儘管左擁右抱十姨百妾。至於老百姓呢？米面窩，幾天尚不得一飽。操勞一世，永也娶不起一個老婆，那倒不必顧到。因為在此自由戀愛，婚姻自主的時代，誰教沒有女子愛他們呢？

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，可是我們要說的：却是那些：「為被壓迫大眾反抗壓迫階級」的領袖。他們所應具有的條件，最先必然是：他們的要求，正合於大眾的要求。而且在大眾都

已親身領受到痛苦，却還從沒有想到起來反抗；或是還在醞釀未爆發前，他們儘先提出，儘先發動，說出他們感到而沒有說出的話。並以他方的能力（包含體力智力和犧牲的一切精神）領導大眾，起來向舊勢力鬥爭，如此的人們，即使他們不願作領袖，也一定要被大眾，強迫為之的。如果僅渴慕着領袖的虛榮，而不從根本上着手，管保他會陷於失望絕望的命運中。但這裡還有一條最主要規約，必須遵守，那就是：於既做領袖後，並必須永遠不顧個人，忘掉自己，為着大眾的利益去幹，然後才能得到大眾永遠的擁戴。不然，才得到地位，就為自己的好處而出賣了大眾的利益，那他的失敗，必更較一般人為甚，所謂身敗名裂，徒做了大眾利益的賊盜罷了。至此，我們又可說：唯只知大眾而不顧自己，忘掉自己，沒有領袖慾的人，然後才配做領袖。

再來說到天才。記得我在高小時，對於英文非常有興趣。在我升入初

中，同班者多沒有學過英文的。於是教員問些極平常的生字和文法上普通的常識，我都能一一的圓答上來。於是教員和同學，都說我具有英文的天才。其實我在當時對於英文是不用功的，所以到畢業時，雖說英文功數我不算最壞，然而其程度之低，心中實在有些慚愧！同時，眼着許多同學，他們對於英文所知道的，比我真也是多了。於是我這個英文的天才，此時已變成鈍才了。

在社會上，尤其是學校裡，我們常可以聽到：某人的什麼天才好，所以決定專向那方面發展。某人自知他的什麼天才太笨，於是他將某種學問退修了。豈不知這些都是聰明的託詞。真正的推究，天才的含義，無非是學習事理，較別人來快，理解事理比他人透澈。或者記憶力特別堅強而已。如再更進一步推求：那就是他的神經的刺激和反映的感應結聯得迅速而已，並沒有絲毫神秘的理由存在裡面。大概：感應結聯結愈快的，它

斷難的速度亦較快。這就是所以「其速快者其退速」的原因了。老實說：行爲主義心理學，是不承認人類有天才，和低能的差別的，（自然，有生理的限制者，那是例外）。只要是同樣健康的人，學習事情的速度，絕不會相差太遠的，其所以發生差別者，乃是在幼時，養成爲習慣。而且這種差別，據行爲心理學上說：也是可以打平的。

所以，如果想成功一位被一般人羨慕在什麼事業上，學問上的天才，那只有拋棄了天才的思想，按着一定的步驟，勤勤懇懇向着那對象的目標進攻去，（只要不是海市蜃樓之類的理想。）自然會抵於成功的。反之：如果只恃天才，自命不凡。結果，一定使你成功一位並非天才的平凡人。這就是「一切事物的發展，常走向它的對立物」的論證了。

記者按：沈父君論文的大意在勉人向上，我們完全同意！不過他把「天才」的事實，一筆抹殺，

以記者愚見，覺得是很有可疑的地方。沈父君所舉心理和生理上的根據，均爲實例，然而他的論證，却是太近于機械觀了。因爲在事實上，在才智的方面，確是不平等的。這實在是因爲在神經系統組織上，就有不同的緣故。

神經通路，有時可以打通，神經組織可不能都一樣。所以聰，敏，愚，魯，……的個性，不能勉強平等。況且先天的遺傳，亦有較大的影響麼？這種事實，過去與現在的人類，都有若干的實據，不知沈父君又怎樣解釋？



## 再論槍殺問題

客霧

編者先生：

承教各節，不外以下三點：

（一）殺一個民衆的公共敵人，軍

閥——要比報父仇的意義深

刻得多；

（二）能捨身取義地爲大衆槍殺壓

迫大衆的敵人，我們不能說

他是英雄主義者；

（三）要在某一國家，喪失了幾個

政治家的話，一國的政治，馬上要起變化。一個省區也不能例外。

這裡答覆，在我似乎不大滿意，今再將鄙見提出來，請貴刊一角之地？

李樞爲父報仇，根本無任何意義。然而，槍殺一個軍閥，亦不見有何等深刻的意義吧？我們提出這幾個先



決問題：公衆的敵人，只是某軍閥呢？還是其某幾個呢？還是凡是軍閥都是我們的敵人呢？除了某特定軍閥以後，大眾的幸福就可以實現嗎？我想任何人是會受狹隘的地方性的蒙蔽，而會直爽地回答：軍閥是無殊域的一件事。那末問題跟着就來了。那個軍閥是我們的對象，即是我們該槍殺那一個？如果以勢力範圍的大小為標誌，那又是陷於不可避免的謬誤。因為萬彙發展於矛盾規律中。今時勢力大的，未必便不是明時勢力小的。這是以勢力底發展為不可靠的。如果以地域來分，各自以其住在地之特定對象為對象，則又不免為地方意識所蒙蔽，一個革命者，有意識的人，決不會如此，這是對象之難決定。再說公衆的幸福，亦不會因某軍閥廢除之故，而有實現的可能呀。相反地，由於事實證明，同樣甚或更凶殘更苛刻的壓榨力，倒有繼續發生的可能，不，事實。這理由，在十二三期合刊中，我已概要地說過。若追求于這種

割韭菜般的工作，不止沒有意義，而喪失巨大的英勇的鬥力，實為社會一大損失，「捨身取義地為大眾槍殺壓迫大眾的敵人」，根本上大眾是不需求的。一個熱血的青年，他在某種暴力政治之下，激於義憤，而憤不顧身，去為大眾槍殺某特定對象，精神上固是可歌可泣，然而決不會有何等深刻的意義的，這種血與肉，是白費，白犧牲，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應該從根本上着手。

編者更誤會了我的意思：「出于槍殺政策的人，是醉心於英雄主義者，」這件事。英雄主義者，決不是指某人，想要成為英雄之故，而去為某種轟轟烈烈的事，讓大眾稱他為英雄之謂，基於這誤會，所以編者有下列的見解：

「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，他們決不是預料有人給他們建築七十二烈士墓和紀念碑，他們只是為了內心的驅使，不得不去槍殺民衆的敵人，所以我們可以斷言：凡為民衆而犧牲的人

，決不是英雄主義者，或主觀主義者。……後來所以稱呼他們是英雄的話，不過只是一種崇拜偶像的心理而已……」

什麼是英雄主義者？如我所知，凡認宇宙間一切事象的推移與變化，不外精神的反映的，這種人即被稱為英雄主義者。公衆的痛苦是誰造成的？軍閥造成的。——表面上觀察——因而以為槍殺特定軍閥，大眾便可以得慶蘇生，這是唯心論者，英雄主義者。他竟忘了個人的意識之存在，還是由社會的客觀條件所制約。軍閥生下來就有軍閥的骨頭嗎？不是的。那末為什麼他們個個喪心病狂——至于此？無疑地！這是社會結構必然的規律性。如農場的割韭菜般，去了一場，馬上又繼續一場割殺不完的。不從根本上之社會的結構上着手，而只認為槍殺了某特定的軍閥，大眾的桎梏，便可以解除。這只是觸到樹葉，而沒有探到森林的一種膚淺的見解。——唯心式的觀點。我們所指的英雄主義

者，是客體，不是主體。

以外，尚有一點懷疑，關於上引七十二烈的見解。如我所知，七十二烈士，為大衆殲除敵人，並非如我們出于所討論的槍殺政策這一途，他們是以具體的軍事底方式向敵人進攻的。他們有具體的主義與政綱為這種主義與政綱，努力使之實現。編者以為何如？

第三點與第一點是一問題的兩面，解決了前者，後者自不成問題。但為了研討的便利，且不妨將我以前說過的話，重復來一次，我在本刊第十二三期合刊上說：「白川大將被刺身死，並不能戡上帝國主義兇烈的炮火」，這是一件。又如伊博文，演一般人所認為侵外的柱石的。可是伊氏喪世以後，一貫的侵畧的政策，不但不會因之而稍有減殺，反更狂烈地向前推移。這表示了什麼呢？帝國主義需求市場的切迫，像人之得食一樣，本質的發展的要求，尤其青年的日帝國主義，大量的過剩的商品與資本，不

找求市場安插，直斬斷其生命線，經濟的基礎，既是如此，白川，伊藤博文，……存在與否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他們都是執行該社會的使命的呀。『後起者必然繼之』，至于一省區，當然也不能例外，「袁世凱死了，馮國璋繼之，張宗昌死了，第一張宗昌又起，目前這些親眼見到的事實，有力地給我們不會否認的鐵證。縱然多少有一點變化發生，然而只是大海中的一微波而已，決對不會引起任何質的變化的，朋友，你見到過那幾個的政治家喪失了以後，停止了對殖民地的畧取？那幾個軍閥被槍殺了以後，民衆便可以逃去痛苦的幽牢？

軍閥帝國主義，以巨大的聯合形式，經濟地政治地向半殖民地的飢餓羣衆進攻，月前已到了非常嚴重的時期，尤其經濟恐慌的加緊，更促使諸帝國主義者直接間接對華屠殺的積極化，這一聯繫性，嚴重性，我們必須正確地把握，同時更須出世的精神，在暴力恐怖之下，勇敢地普遍地宣傳

並組織廣大的革命羣衆，而使之在。組織的整齊的步伐之下，對我們共同的敵人，施行決死的鬥爭，這是我們當前的唯一的任務，也是為大衆追求幸福的唯一法門。願編者有以教之，

客霧上 十二月一日夜

記者按：承客霧君這樣熱心的探討，我們是十分欽佩的！這個問題的動機，原來只是一個比較的說法，所以關於本刊社論上次的答案，也是着重于此點。所以不能拿段片的話，來當作全稱肯定。如果對於此點解釋，能不誤會，則此問題，自易解決。現出特出幾個根本機會，作為補充。第一，「李樞為父報仇，根本無任何意義」。這話在某方面是有充分理由。但是我們如果不要為主觀蒙蔽了時，自也有他的理由在。這個理由，不但是在生物進化上有親體的關切痛癢，而且更有傳統的思想又客觀的社會環境為之支配。我們處此時代，應該

以報父仇的熱情去為大眾爭利益，是對的；但在某方面也不能謂彼為「無意義」的舉動。

第二，唯心論着重個人，唯物論着重社會——即環境。但是唯物論者不能推翻或抹去歷史上的個人的事跡。這就是說，一個社會改革的成功，是需要羣衆的力量，但你不能抹殺了領袖的功績。比如說，最近來的馬可尼，他是科學的發明家。他發明了無線電，固然是有賴于近百年來科學環境的力量，但是，你能抹殺他在科學發明上的功績而說無線電是大衆創造的？況且共產主義是誰創造的？假使你抹去了馬克斯的話？這個主義的發生，將從何人講起？

人之注意與同情了。我們同情於犧牲于為大眾爭利益的革命者，更贊成推進社會的運動者，這點和客霧君的意見並沒有抵觸。但是如果我们能拋開極端的情感而虛心判斷客觀的事理，才能不失

社會進化的原理，才能免去機械的唯物論者的弊病。實行集團的行動，有時須有極端的行動，但研究真理，須仗着客觀的權衡的。這也是一個根本概念啊。



## 二討債 (續)

微音

P 老頭兒自己醒了，懊悔自己不該如孟此浪，他說：隔壁算命的鐵嘴閻先生說他「今年是耗神壓運，應當破財，不然，恐怕要有奇災大病，」這不是應了麼？他頭一顛一顛的喘着又說：「吧了！吧了！你是沒福！我是個窮命！完了！完了！」老二口兒長吁短嘆一遞一聲回到家中，仍然率領他們的男女小孩，依然作他們的十二小時以上的老二去了，並祝老天免了他們的災病！

傷心往事！一幕一幕的，又開始重演，令人悲往傷來！有綿綿不斷的愁絲，何日才能償清那債主的無底怨海呢？

奴隸性的民族，自私自利和有窮忘却國家很馴順的老百姓，只要完了國課誰來做皇帝亦可矣的同胞們，醒吧！在這個世界，要依舊的下去，是很危險的！不要當作沒事人兒，以

爲無干于自己的，國家是我們大家合夥的，不是少數人的私產；趕呀！天下興亡是匹夫有責的。

看吧！現在拏血汗所換得來的仍是紙老虎，（二討債）什麼士貨券，不兌現流通券，……那白洋銅板，仍是摸不到手的，同胞們快覺悟吧！在這個圈兒裡邊，是無生趣的，只有被那羣官征利的餓狗紙虎，明裏暗裡剝削你們，使的你們哭笑不得，假使有點餘錢，要強排些官烟餅，刺激那不快的神經，亦算費盡苦心了！要使的你們赤顏頰地，的確，現在的山西是破產了，完全赤貧了？成千成萬的紙虎？仍在橫行無忌的張牙舞爪，遍地皆是，啖吃人肉呀！分贖式的善政呀！（註）小民早就危若虎狼了，無可奈何，很馴服的老百姓，誰敢說句「不」呢？依然進行不兌現，而可憐的被剝削者所發出的只有嗚聲嘆氣，說一句「二討債」吧了，似乎是這種債是應當討的，是被治者的應盡的一種義務，咳！活閻王究竟比城隍廟裏的

國王厲害點吧？！

聰明的很！只是苛政的力量，小民就受不了，何況利用上而實行經濟的剝削，（面粉公司，洋貨莊……）大開其各色各樣的脫拉斯之門，再助以文化的掠奪（督軍教育）使人歌功頌德，麻醉愚民，前面懸起美名兒的幌子，後邊拖上刮地雷，吧！吧！吧！吧！吧！水落終要石出！紙老虎終須戳穿！令謹信這套把戲呢？（除了助紂

爲虐的財迷們）我們祖祖孫孫，住如斯，食如斯，長如斯，死如斯，葬如斯，與草木同朽如斯的十七萬同胞呀！應當猛省！

（註）皇帝重登龍位之日，趙德麟首次對警政官講演，是引孟子說的「善教民愛之，善政得民財之，善教得民心，善政得民財，今天閻主任出來，令大家做點兒善政事。」（完）

文壇珍聞

## 丁玲沒有死了

神陰

她加入左聯

她並沒有死了

左翼女作家丁玲女士，自以失踪的事件傳出後，一時震動了左翼文壇的男士女士們，有的說她已在被處死刑，於是這道裡給補追悼，那陣又爲她作傳，在文壇上憑空添了好多興味的事。可是丁玲的死否，真也令人莫名其妙？最近，據文壇某作家說，「丁玲女士，確在人間」，一般給補作傳或追悼的人，不是想藉此投機，便是神經過敏了吧？這位作家是才從上海經過南京而來北平的，消息較爲可靠，而近一二日內聽冰心女士講，丁玲也確未致死。（未完）